



元宵诗会

元宵前夜与好友龙源湖话旧

□阿 丙

年年初际入山中，
石场飞尘蔽大空。
已算关门三载满，
倍觉消孽一身轻。
风和喜赏楼头月，
波暖频摇夜半星。
新岁常期多丽日，
人心天意两盈盈。

元夜忆旧

□侃 夫

老来无事自从容，
每忆儿时元夜灯。
叵耐心思勇至，
敢冲寒气喜烛明。
紫芽姜手赖娘焙，
烂银盘月恼尘封。
而今处处光如昼，
闲尽繁华梦亦空。

灯 夜

□司言志

谁点满天星，
更燃一月明。
千家挂灯彩，
万物沐春风。
天上有银汉，
人间不夜城。
忽思爆竹闹，
欲觅却无声。

元夜抒怀

□蕉雨亭主

春雨霏霏送管弦，
万家灯火已阑珊。
数重帘幕湖波冷，
几处楼台星斗寒。
小径棠枝红欲透，
断桥梅树绿犹残。
虽逢佳日怜寥落，
不尽离愁寄九天。

元 夜

□田晓霞

不期三五元宵近，
天落琼芳街市澄。
莫叹寻常烟火绝，
清空月下赏花灯。

元宵节观灯

□袁宗一

银花玉树闹元宵，
接踵摩肩涌似潮。
东街攘攘观花鼓，
南市熙熙解锦谣。
灯海风波怀府路，
银河泻彩北湖桥。
新春今始无烟火，
盛世清明映九霄。

(注：解锦谣，即猜灯谜。)

元夜踏灯

□清 秋

十五花灯月下游，
群芳满目竞风流。
凝听隔岸风吹笑，
故友相逢已醉眸。

观花灯

□刘忠国

元宵之夜眼猩红，
熬到三更趣味同。
谜语幽深猜不透，
花灯旋转乐无穷。

元 日

□北里汉

一冬尘雾锁重楼，
飞雪携春亮眼眸。
元日艳阳铺碧野，
诗词唱和慰闲俦。

浣溪沙·元夜

□白凤岭

明月一轮上柳梢，彩灯互映小城娇。家家心愿煮元宵。
爆竹年来初禁响，天空雪后更晴寥。观灯赏月兴尤高。

浣溪沙·闹元宵

□白凤岭

好戏连连次第排，你方演罢我登台。村庄街道接连来。
唢呐秧歌腰鼓女，高跷杂耍旱船孩。怀梆悦耳久徘徊。
(市诗词学会供稿)

心中的元宵节

正月十五闹元宵，是中国人传统里甜蜜温馨又团圆的日子。这一天，是春节的杀青与压轴，是平民百姓对年味儿的反刍与回味，过了这样一个灯火灿烂的夜晚，年可就真的跑远了。

小时候，在豫东老家，元宵节的热闹程度丝毫不亚于除夕和大年初一，甚至还要更喧闹和喜庆一些。在我的记忆里，除夕和大年初一，除了烧香拜神敬祖宗，吃团圆饭给长辈拜年压岁钱放鞭炮以外，再没有别的令人乐此不疲的事情了。而元宵节却不同，从农历正月初十开始，人们又把渐渐冷却的年味重新暖热，大人、孩子都忙碌起来，紧张而兴奋，都要把元宵节闹出新的高潮。

大人们开始张罗踩高跷、走旱船一系列民俗表演，男女老少最爱看的就是滑稽至极的走旱船和“拉死驴”了，但这些稀罕景儿要跑到人山人海的镇子上，骑到大人肩膀上才能勉强看到；晚上会跑到有钱人家里看烟火，谁家放得多，谁家花样多，谁家就成为众人眼里羡慕的对象。那时我家很少放，顶多放几个便宜的“钻天猴”之类，惹得我们小孩子总是埋怨父母小气。

杨 桦 男孩子们把这些先放在一边，更心急的，是摆弄自制的灯笼和火药枪，这都是闹元宵的利器。那时的乡村，没什么现成的玩具，反倒培养出了孩子们良好的动手能力。我们用废弃的自行车链条拿粗铁条串起，做成枪管，用铁条拧成枪柄，把钢条一端磨尖，做成撞针，把自行车内胎剪成条状，做扳机，火药是现成的：把过年拾的炮剥开，里面的炮药能攒一大塑料瓶。我们还用高粱秆扎出骨架，再把红红绿绿的彩纸糊在外面，做成公鸡、鲤鱼、马等各式各样的造型，里面放上红蜡烛，一盏别具匠心的灯笼就活脱脱地出现在面

我那偏远故乡，一年之中最热闹的时候，当数元宵夜了。热闹不是鞭炮轰鸣，也不是筵盛人沸，而是满村的灯火通明。

傍晚时分，这热闹的场面便渐渐拉开了帷幕。每户的当家人，在堂屋进行着一系列祭祀活动，他先洗脸净手，将供桌打扫干净，点亮两边的灯盏，摆上三只香炉，最里边靠墙处放置着有三个台阶的供台，从厨房盛来三只扣碗米饭放在供台最上层，再端出三碗冒着热气的熟肉，上面都插了筷子，正对着扣碗米饭放在第二层，最下层布上三盏酒盅，倒满温热的酒，此时，满屋的米香、肉香、酒香，缭绕氤氲，节日气氛一下子浓了起来。

福 农 然后，燃香、烧黄表纸、跪拜叩头、小声祷告，祈求一年的幸福平安。当他礼毕站起时，候在门外的人立即点燃鞭炮，顿时一阵噼里啪啦，轰响震天。

然后，家里派人带上香、黄表纸、鞭炮、蜡烛、扎扎的灯笼

如果说团圆是春节的主题和核心，那么，走亲戚就是对这个主题的生动诠释，是对这个核心的热情拥抱。

我老家在修武县，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，这里还没有摘掉贫穷的帽子，人们一年之中最向往或是感到最有生活意义的，就只有春节了。

“三里不同俗，十里改规矩。”由于习俗不同，我们这里走亲戚的规矩跟很多地方是不大一样的，从农历大年初二开始，按照顺序，依次是舅家、姑家、姨家、老舅家、老姑家、老姨家，至于其他亲戚，比如已出门的姐家，或是认有干爹、干娘的“干亲戚”，则更要往后排了。

我家姐弟三个，姐姐排行老大，长出我哥和我十来岁，所以在我幼小的记忆中，去舅、姑家拜年走亲戚这项重要的任务，常常由哥哥和我去完成，当然这也是我们非常乐意去走的亲戚。

东 篱 我的舅家和姑家相距不远，都在我家住的东南方向十六七里地开外。每年走亲戚前，母亲都会早早把我 and 哥哥精心打扮一番，整整帽子，拉拉围脖，拽拽衣襟，生怕我们穿戴得邋遢，走在路上会丢她的人，更不要说到了亲戚家。

走亲戚，自然是需要拿礼的，但在那个物质特别匮乏的年代，即使是那些排在面前的最重要的亲戚，也没有什么“大礼”可以拿得出手，经常是大米配红薯两样东西。说是两样东西，其实量都少得可怜，一家亲戚最多也就两碗大米、三四块个头不是太大的红薯。

母亲怕我们把礼弄差了，送

前了。这种纸灯笼，讨女孩子和小孩喜欢，只能小心翼翼地挑着，如不小心把蜡弄歪了，灯笼一下子就烧了。半大男孩子家更钟爱的是自制的“忽闪灯”，用半截萝卜或白菜疙瘩，中间挖一个碗状的洞，穿在弹性极好的细长荆条上，洞里放上棉花或破棉布，浇上煤油点燃，火苗呼呼啦啦犹如火把，灯的主人挑起荆条手柄像挑起渔竿，灯笼忽忽悠悠一上一下，威武得很。我们用“忽闪灯”打仗，往往是两伙人在开阔的马路各执“忽闪灯”，一声呼哨，战斗瞬间打响，谁能用自己的灯把对方的灯打灭，谁就是胜利者。常常是喊声震天，煤油味混着焦糊味，谁的头发点着了，谁的棉袄烧个洞，谁的脸弄了一团黑油灰……突然哭声传出，转眼又被更大的笑声覆盖。这样的闹法，着实过瘾。

元宵节，自然离不开吃元宵。过去，元宵在豫东周口一带，似乎不太流行，大概因为那时平民餐桌上以面食为主，糯米之类很难见到，所以寻常人家基本上吃不到元宵。我也是参军到了焦作，才第一次吃上元宵。关于老家人不吃元宵，还有一个传说。据说“洪宪皇帝”袁世凯“登基”以后，听到北京城里有高声叫卖“元一宵！”，觉得“元宵”两字不吉利，大有袁世凯被消灭之嫌，联想到自己的命运，于是在1913年元宵节前，下令禁止称“元宵”，只能称“汤圆”或“粉果”。虽然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，早已将前尘往事淘洗一空，但作为袁氏的乡邻，多多少少受了影响，在饮食上与元宵保持着一定的距离。不过现在不同了，在这个自由平等的社会里，只要你有胃口，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早已是你的元宵你做主了。

故乡元宵夜

裤等，去祖坟。到达后，首先在每个坟头插上三根或四根细棍儿，套上纸扎的灯笼裤，将蜡烛在里面插紧，然后焚香、烧纸、跪拜、放炮，最后把灯笼里的蜡烛一一点燃，打道回府，身后留下一片光亮。

回到家中，还要在厨房、桌脚、床腿、门墩、墙洞、牛棚、猪圈、鸡舍等犄角旮旯儿处点上蜡烛，就连茅厕也要点亮，当地把这种仪式叫“送亮”。有人想预测一年的雨水分布情况，别出心裁地在供桌边放上一排12根蜡烛，从右往左对应一年12个月，如果有闰月，再添加一根，同时点亮，观察每根蜡烛燃烧的快慢进度，快者预示雨水多，慢

者则预示干旱。供桌一般是木质的，害怕蜡烛燃尽时烧了桌面，有的以硬币或铜钱为托，有的用铁条垫底。这种预测到底准与不准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它烘托渲染了节日的气氛。

村边的水塘也开始热闹起来，每家每户都在木板上放置点燃的蜡烛，轻轻推入塘中，于是一塘烛光熠熠，又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

此时，举目眺望，村前屋后，土坡洼地，到处灯光闪烁，你能说不热闹吗？

元宵夜在祖坟上点灯笼，故乡俗称为送灯。这种习俗只在一小片区域流行沿袭，它源于何时何地，难以知晓。但是，习俗早已

走亲戚

的，不是自己磕头的动作是否规范，亲戚是否满意，而是他们早已备在手里的压岁钱。每当我从亲戚手中接过那崭新的壹角“割耳采栗”时，就会平平整整地把它装进口袋，绝不折叠，唯恐破坏了她的手感和美感。

由于姑家是初二走亲戚的最后一站，所以记忆中这天的午饭，我和哥哥都是在姑家吃的。这其中还有一个我们心照不宣的原因——在姑家能吃到更多的肉。可能是我们连续几年不在舅家吃饭的缘故，有一年和哥哥准备从舅家往姑家去时，舅舅一再对我们说，下午回来时一定要到那里吃些东西再走。我们怕伤了舅舅的心，那年从姑家拜年回来后，真的返回去了舅家。舅当时不在家，一直在家等候我们的姪，指着桌子上准备好的几样菜，笑着说，是不是你姑家做的饭菜比我做的好吃？姪舅说了，今天这俩外甥来了，不吃桌上那只烧鸡，就别让他们走。

那一次，我和哥哥乖乖地坐在那里，美美地又吃了一顿，还喝了一碗放有山药的大米汤，热乎乎的，好喝极了。当时我们心中的那种满足感和幸福感，就别提了！

后来，我和哥哥渐渐长大了，家境也慢慢好转，走亲戚拿的礼已换成了每两盒一提的花花绿绿的点心，走亲戚的方式也“洋气”起来。记得是教书的父亲



元宵佳节其乐融融（国画）

张恒中 作

有一年的元宵节，最令我难忘。那是父亲在世时最后一个元宵节。彼时，父亲又一次病重，住进了医院。元宵节前夕，我带着5岁的儿子，搭坐300公里的长途汽车来看望父亲。那一天风又冷又硬，天空下着雨夹雪，大街上张灯结彩，踩高跷的锣鼓声很密集也很热烈，一阵阵从远处传过来。可是这些喜庆的气氛与我无关，反而更增加了我心情的沉重和凄凉。在病房里，见到了正在输液的父亲和陪护的母亲，见到了正在至爱的儿子和孙子，父亲的精神还不错，比预想中的情况好了很多。傍晚时分，输完了液体，父亲如释重负，母亲也长舒了一口气。父亲和儿子摆开象棋，开始“纵情厮杀”，母亲拉着我的手，问长问短。我们完全忘记了苍白的病房，忘记了冰凉的医疗器械，忘记了窗外不时绽放的美丽烟火。简单吃过晚饭，父亲执意要和母亲一起，送我和儿子到医院外的小旅馆。那是一间非常简陋的小房间，没有热水空调，没有卫生间，只有一只昏黄的灯泡和一台破旧的电视机。我们打开电视，正好播放河南电视台的“梨园

春”，父亲和母亲都是老戏迷，看得津津有味，儿子那天特别懂事，居然不闹着看动画片，而是缩在爷爷怀里，安静地陪着老人看戏。当看到小播主孔莹表演时，我说孔莹的爸爸还是我高中同学哩，父亲格外高兴，忍不住自豪地说：“陈州自古是宝地，还是咱淮阳出人才呀！”那个元宵节，没有元宵和美食，没有美酒和鲜花，没有烟火和灯笼，但是那简陋、昏暗又冰冷的小旅馆，却给了我们祖孙三代人如此的宁静、安详、团圆和温暖！美味平淡，大爱无言。那个元宵节，是痛楚而美好的。

今年的元宵节忽地来到了眼前，而我心中的元宵节却渐行渐远，那些节日里的情和景，人和事，如同最初来往甚密后来慢慢疏离的亲戚，不知不觉走散了。仿佛黄河东流日夜不息，那些流逝的旧时光，那些远去的亲人们，都回不来了。

大街小巷里，商家依旧喧闹，几千年传下来的元宵节，依旧被他们打扮得花枝招展，依旧被他们渲染成盛世繁华。

毕竟，唯有这个节日，是可以肆意欢闹的。要不，怎么会叫“闹元宵”呢！

多少，只要分家立户，就各送各的，不能替代，所以，看某个坟头上灯笼的数量，就能知道墓中人后代的多寡、分支的繁简。当然，也有人按这一规矩，家里的男孩多，不管是否结婚、是否成家另立炉灶，有多少个男孩就送多少个灯笼，以显示其人丁兴旺。

故乡人最不愿在元宵夜刮风下雨了，风吹雨淋之下，外面是难以点亮蜡烛的，送灯的仪式也只能草草收场，那灯光遍野的热闹场景就看不到了，只留下一夜遗憾。现在，这一遗憾已不复存在了，人们以塑料薄膜代替纸张，以蓄电灯泡代替蜡烛，既抗风防雨，又相对安全。

身在异乡几十载，我一直回想故乡的元宵夜，想念那如繁星闪烁的灯光世界，灯光是安静的，但又是热闹的，充满着浓浓乡情，散发着故乡的温暖，它像游子心中一盏永不熄灭的灯，指引着回家的路。

化的方式，更像是为了草草完成一项任务，虽说时髦了许多，便捷了许多，华美了許多，但同时也失去了许多乐趣和幸福。交通和通信工具还没有进入寻常百姓家的年代，亲戚之间一年之中很少能见上一面，说上几句话，叙叙旧，沟通沟通感情的，所以过年时走亲访友就显得尤为重要，意义重大了。现在大家天天可以打电话，即使是天各一方，也可以轻松地通过视频满足相思之情，体验畅谈之兴，但毋庸置疑这种便捷同时也在悄悄淡化着人世间的亲情。

不是所有古老的東西都应该保留和传承，也不是所有逝去的岁月都值得怀念和珍惜，我们需要的，是经过千百年的岁月沉淀之后，那些依然闪耀着人性和文化的光芒，不会被嗤之以鼻、束之高阁的东西。亲情、友情、乡情等这些在我们的生命中弥足珍贵、浓得一代又一代人都无法用开的情意，不正是需要我们去用心感悟、文明传承、发扬光大的吗？

公 告

根据我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(2015)山民二初字第00678号民事调解书,依法将被执行入常胜利所有的豫HQ3389号本田CR-V汽车、位于焦作市山阳区焦东南路银都花园4号楼一单元114号房产予以拍卖,具体事项请登录http://sf.taobao.com 人民法院拍卖网,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网。

联系电话:17739169117 张法官

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

2017年1月25日